

老军号

薛兆平

高庄镇的张相这些天心绪烦乱，晚间总是睡不踏实。睁开眼，电视里和手机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铺天盖地。闭上眼，脑海里总是一次次扑出一只狰狞的蝙蝠，从一碗汤里呼地一下扑出来，眼看着就扑上了自己的脸！实在恐怖！

张相使劲翻了一个身，用被子蒙住头，想要将脑海里那只该死的蝙蝠挡在外面。可是，由于活动太剧烈，股骨头更加疼痛起来。最近两年，他已经被股骨头坏死病折磨得够呛！现在又害起了失眠症！

叹息之余，手机忽然响了，把张相吓得一哆嗦。此时已经是深夜三点多，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呢？张相摸起手机一看，是个陌生号，系统提示电话来自四川成都。这里是山东沂水！莫非深更半夜还有广告推销！疫情这么严重，还推销，真是不捡个时候！

果断挂断！张相骂了一句，继续蒙头欲睡。

少顷，手机再次响起。还是那个号码！见鬼！张相极不情愿地接听了电话，语气很冲道：谁？！深更半夜的，干什么？！

电话那头，是一个听起来很衰弱的声音：老战友，是我！

张相一愣，老战友？是大头？张相最终还是从那声音里听出来了，是大头！这个老家伙，平时就是这样有气无力的，但是吹起军号来，却极其嘹亮！两个人是一个村的，几十年前一起当兵，一起退伍，的确是老战友。只是，大头后来跟着一双儿女去了成都，已经好多年没有回村了。

张相说道：你这个老家伙！深更半夜的，打的哪门子电话？！什么事？说！

大头干咳了两声，说道：我睡不着。实在是睡不着。唉。失眠失得厉害！

张相苦笑，自己失得更厉害！哈，这个老家伙，失眠了就深更半夜给自己打电话？！可真够意思！

大头说道：我琢磨来琢磨去，村里，只有给你打电话了，想拜托你帮我跑趟腿，做件事。并且，越快越好，现在去更好！这件事如果了了，我也就不会失眠了。我实在被折磨得够呛！

张相赶紧说道：大事我可做不了哈！我腿脚不利索，股骨头疼得厉害，儿子催着我做手术呢。你说吧，什么事？

大头说道：也不难。咱村口那个小卖部，还在？

张相说道：在。换了好几茬主人了，还开着呢。怎么了？叫我去给你买东西？你可真会玩！大半夜的！

大头说道：你帮我去买个喷雾器，买套茶具，买两把热水壶……

啥？张相恼了，深更半夜，买这些玩意儿干嘛？

大头说道：你别急。听我慢慢说完。我一躺下，就听见冲锋号！那冲锋号，老是在我脑子里响啊响啊，我想站起来冲。可我已经冲不动啦。真的冲不动了。也冲不回去啊。我想着，咱们村的检查站，一定还布置在村口拐弯的那个风口，那里是要塞，一定在那！那里风大，冷！执勤的人需要热水喝。咱村大，消毒用的喷雾器可能不够用……

好你个大头！张相立即明白了，大头是和自己犯了同样的病啊！都是老退伍军人，都是老党员，这次任务，村里就因为自己年事已高，还患有股骨头坏死，没有安排任务，真是折磨人！

四点整，天还没亮，张相下了床，戴上口罩，拄着孙子特意给买的双拐，出了门，朝着村口的小卖部走去。他是去执行一项任务，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！

快到小卖部门口时，远远看见进村的路口，那个风口处，疫情防控检查点果然正亮着灯，有人影晃动。这时候，已经有人对大街小巷喷洒消毒液了。而更远的地方，似乎有宣传喇叭闪着灯，准备开始新一天的疫情防控宣传。

张相双手拄拐，站住身，抬眼望去，四周的沂蒙群山，慢慢被清晨的微光笼罩，天，应该快亮了！在微光乍现的天际间，张相仿佛听见有军号声响起，那号声，像年轻时一样嘹亮！

蜡梅

胡笑兰



刘桂云 雪梅 摄

江南的冬，空气清冷。当灰云扫尽，大地撒满落叶，植物们像深藏不露的绅士，在养精蓄锐。落地窗前，晒着太阳，一杯清茶，一本闲书，颇自在受用。蓦地，一阵芬芳轻荡，暗香袭人。闭上眼睛，用心灵感受着奇异的香气，顿觉四肢百骸，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熏染了全身。哦，这香味儿太熟悉了，是蜡梅。

寻着香味儿往前走，小区的花园里，几棵蜡梅正开得浪漫。箭簇样的枝条四张着，高高低低，差次不一。那上面缀满黄色的小花，有含苞的花蕾、初绽的花瓣、绽放的花骨朵，各有风姿。

蜡梅先开花后长叶，花与叶不相见，花开之时枝干枯瘦，秃枝上百节丛生，仿若米芾书画里的“落茄皴”，蟹爪钩、竖钩陡起，外形竦削的体态，顿挫有力，风骨自现。

蜡梅的花瓣不全张开，张口向下，似“金钟吊挂”，又像磬，在冰天雪地里敲响春的声音。她们像含羞的姑娘，浅浅的笑在嘴角挂着，没有

声音，仿佛带着思想，悄悄的，优雅的，慢慢展开。唯有花蕊隐隐约约着紫色条纹的小瓣，那是一抹红晕在姑娘娇羞的脸上荡漾。花被外轮蜡黄色，像蜡烛的颜色。阳光投射在那一片明黄里，油光可鉴。阳光越好，芳香油就挥发得越快，香味也就愈加的浓郁。

她还像谦谦君子，谦恭地垂目颌首，温润如玉。太聪明的人容易受伤，太强悍的人容易被侮辱。而真正的君子，谦逊，像玉一样将美好品质敛于内，遇到事情不慌张、沉稳，处世不张扬，凡事都有度。是的，千真万确，谦逊往往能获得更多。

突然想到一首古诗，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，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。虽然是三九寒冬，蜡梅却怒放。雪快化完了，没有了雪压枝头的美丽，但也黄得纯净耀眼，英姿飒爽，有一种剪冬裁冰的傲气！她在严寒中坚守，用生命点燃激情，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，把孤独独成一树绝唱。

小时候住青砖瓦房，卧室的窗户外面是大大的院子。挨着窗户有枣树和蜡梅树，蜡梅树的枝丫都能探到窗棂格上来。

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寒冬腊月，风冷天寒，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，屋檐上吊着长长的冰溜子。大雪纷飞，蜡梅却在寒彻骨时开放了，白雪覆盖的枝头透出几点艳黄。清早，太阳一上屋檐，鸟雀便又在吱叫，枝头的白雪和蜡梅在小鸟的叫声里震颤。雪花纷纷扬扬，一缕缕馥郁凛冽的清香，直扑鼻息，沁人心脾，令人心荡神迷，也在我童稚的脸上惊出欢天喜地。

蜡梅树喜阳光充足的环境，耐寒，能在露地栽培，耐旱，发枝力强，耐修剪……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”，“嘎吱嘎吱……”和蜡梅一样“皮实”，喜欢弄雪的村童踏着厚厚的白雪，来报告村景了。

她是蜡梅而非腊梅花，母亲这样告诉过我。“烈火烧过青草痕 看看又是一年春风

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香残留……”心里升起这婉转优美的歌声。

与春小坐

如歌

很多乡里人家的门前，都不乏花花草草。房子，是建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头。风格各异，有西式，有中式。一眼望去，似一锅建筑的大杂烩，眼花缭乱。但相同的是，门前都得留出一块空地。

如今，这样的空地，很多都铺上了水泥。但哪怕再大的院子，铺上了水泥，也得在四边上留出点地方，供花草憩息。也有的人家，门前的空地不大，所以全裸着，土壤坦荡荡朝着天。于是，入了春，门前就成了一片风景地。

在我住的地方不远处，有一户人家，喜欢在门前种上各种花。一到春天，春暖花开，门前一派璀璨；还有的人家，象征性地围了一圈简易的篱笆，种上爬藤类植物，藤蔓在春风的抚摸下，绽放嫩绿，像极了一片绿色的帷幔。

也有的人家，地空着，什么都不种。但这也不打紧，只要有地方，春天便不浪费。春风的手一抚过，各种说不出名儿的野花野草，花花绿绿，把门前点缀得春光盎然。

春日里，到这样的人家串门，是一大享受。

有时，客至，主人却外出。访而不遇，难免有点小失望。但一回头，正欲离开，却发现

主人虽不在，花草倒是空在家。在春日的光影里，忽明忽暗，随风摇曳。此时，才觉出哪怕主人不在，似乎也不太要紧。小坐片刻，花草相伴，亦如知音在耳边轻轻呓语。

有时，客至，主人也在。主人盛情邀约，入内一叙。但对于来客而言，最佳之处却不见得是屋内。入了屋，太过正式，反倒显得拘束。相反，往门口一坐，用语言与主人攀谈，用眼神与花草交流，这比入屋，不是更有趣吗？

门前藏春，也藏情。

能于门前领略风景的，自然是有心人。有有心人之间，重心重情，不重形式。于是，繁文缛节便成了累赘。能随意在门前的春光里，纵情徜徉，把心坦荡荡展露在对方的面前，这自然是俗世中难得的真情。

当然，也有这样的人。来到门前，无视春光，长驱直入。这样的人，要么心头压着沉重的事儿，而这趟来访多半与此有关；要么，交情不够，礼节来凑，不适合在随意的地方攀谈。可见，要领略风光，要身轻，心明，情重。

春日里，于花草间，与人心里，领略春光，多美的意境，多妙的情缘！